



会唱歌的 绿蘑菇

郑成南◎著

村姑常常躺在床上聆听着美妙的声音。村姑听着听着就会想起多年前，孩子们满山跑着摘蘑菇，那个常常把她的袋子夺走，摘满了蘑菇才送回来的四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会唱歌的绿蘑菇

郑成南感情细腻，善于思考，曾经的生活磨砺使他对生活和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会，笔端多是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小人物的苦难生存状态，并寻找其生命中的闪光点。他的文字简练、质朴，语言平淡无奇，却又韵味十足，能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回味的余地。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工作者对社会底层人生的关注与同情。叙述上多以第一人称作切入式描写，更显直观与真切。

上架建议 · 学生 / 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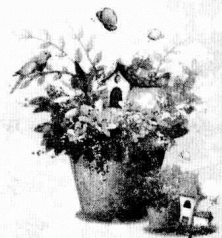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240-643-8



9 787802 406438 >

定价：22.80元





会唱歌的 绿蘑菇

郑成南◎著

村姑常常躺在床上聆听着美妙的声音。村姑听着听着就会想起多年前，孩子们满山跑着摘蘑菇，那个常常把她的袋子夺走，摘满了蘑菇才送回来的四喜……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唱歌的绿蘑菇/郑成南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80240 - 643 - 8

I. ①会… II. ①郑…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660 号

书 名: 会唱歌的绿蘑菇

作 者: 郑成南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目 录

第一辑 父 爱

偷 瓜	3
父爱陷阱	5
最后一位客人	7
喊 锣	9
背 影	12
哑 父	15
为希望腾出双手	17
父亲的肩膀	20
父亲的游戏	22
父亲的礼物	24
油漆工的歌声	26
买套西服送父亲	29
臭 脚	31
城市烟火	33
父亲的遗言	36
对良心负责	39
一个父亲的尊卑	41



你是我最忠实的病人	44
-----------------	----

第二辑 母 爱

母亲的窗口	49
幸福的核桃	51
爱之饺	52
母亲给我留了半碗饭	54
放不下的爱	56
一碗馄饨	58
母亲的粽子	60
母亲的记性	62
母亲收到的 13 封信	64
跳楼的女人	66
闺女, 闺女	68

第三辑 校园风铃

35 枚硬币	73
一双跑鞋	75
青春期	77
天 籁	80
兰花丢了一只下蛋鸡	83
会唱歌的绿蘑菇	86
马晓菊的春天	89
馄饨面	92
期 待	95
青柿子	97

第四辑 暖暖爱

那只鸟	101
-----------	-----

刀	103
价 值	106
二 姐	109
空山鸟语	112
邻 居	115
99 瓶牛奶	118
只为你歌唱	120
信任的钥匙	123
送你一床棉被的温暖	125
井	127
送了 45 年的花	129
无法分手	133
嫁 衣	135
如果没有了那个人的爱	138
白毛巾,花毛巾	140
除 夕	142
爱是阴暗角落里的阳光	144
两只爱情牌玻璃瓶	146

第五辑 涉世之初

做好一碗面条	151
140 份亲情	154
门口的垃圾	156
20 斤面	158
手 段	161
全城都找刘小三	163
招 聘	166
拒绝参观	168
“当心”当铺	171



会唱歌的绿蘑菇

HUICHANG
GEDELMOGU

收集机会	173
渴	175
越 狱	177
借 米	179
墙	182
放大善良	185

第一辑
父 爱



※ 偷 瓜 ※

父亲说，我出去，看能不能找点东西回来。父亲走后，4个孩子抱在一起，惊恐地望着。深陷的眼睛，黑洞洞，面黄肌瘦，缺营养。那时候，乡下，都穷，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会儿，父亲跑回来，有些紧张，怀里露出两个白白的瓜。父亲用拳头一砸，瓜裂开了，两个瓜，分4半。瓜嫩，瓢白，味生。父亲说，快吃吧。孩子张开大嘴，顾不得，肆意啃起来。饿极了，连皮也没剩。父亲松一口气，说，现在，都上炕睡觉。孩子们爬上炕。这时，闪进一个男人。

男人是守瓜人。男人说，你偷了我的瓜。父亲说，是。男人狰狞起来，挥舞着手上的刀，明晃晃，对准父亲。说，跟我去见村长！不容置疑，拽起父亲，往外走。男人五大三粗，父亲瘦弱，不是他对手。男人一用劲，父亲就被提起来，轻而易举。父亲不害怕，一副敢作敢为神情。

见了村长，村长说，偷几回了。父亲说，3回。村长说，几个瓜。父亲说，6个。村长说，60块钱。父亲不吱声。村长接着说，60块钱，确实多点，不如此，制不住人。父亲说，好。没钱，打欠条。村长代笔，父亲按指印。

没多久，父亲又去偷瓜。被男人提去见村长。村长说，一个瓜10块钱，你看值吗？父亲说，不值。村长说，不值，你还偷。父亲说，孩子饿。村长说，孩子饿，你就不能想别法。父亲说，想不出别法。父亲又打了欠条。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大了，出去打工，能赚钱。父亲还清债，把欠条一张张烧了。孩子说，父亲老了，过几年安闲日子。父亲不，每年坚持种瓜。父亲在瓜地旁盖一间草屋，如当年守瓜人的草屋。晚上，父亲抱一床被褥，蹲在草屋里。父亲静静地坐着，点着烟，星星烟火，一闪一闪，如心跳。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富裕了，瓜不稀罕。不用守，没人偷的。父亲说，瓜熟了，总会有人来偷的。父亲一意孤行。一日晚上，父亲蹲在草屋内，嘴里的烟抽完了，想换一袋。忽然，听到瓜地里有窸窣之声。有人偷瓜，父



亲忙丢下烟杆，有了精神，跑出去。月色模糊，父亲踩在瓜地里，小心翼翼。父亲不敢发声，远远站着看，怕惊动偷瓜人。突然，一个东西猛地向父亲冲来。父亲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獾子。父亲松一口气，显得失望。瓜过了季，熟裂了，开着口。父亲仍不摘。父亲说，咋就没人来哩！村里人知道，父亲心不甘，当初偷一瓜，赔10块钱，那是羞辱。现在，他要抓个偷瓜人，一个瓜也赔他10块！

父亲夜夜把守，不敢马虎，像个战士，却没个偷瓜人。连续几日雨，所有的瓜都烂在地里。村里人惋惜，而父亲没。第二年，父亲仍种瓜。父亲种瓜，只为等偷瓜人。瓜熟时，夜里抱一床被褥，蹲在草屋里。父亲想，总会有人来偷瓜的，瓜长得多好。那一夜，父亲果然见到一个偷瓜人。父亲听到声音，从草屋里出来，小心谨慎，比当年偷瓜还紧张。远远站着，父亲看到一个人，弯着腰，摘下一个瓜，放进袋子内，又摘下一个……差不多装满袋子了，才离开。父亲急，夜黑，摸不清生熟，就废了。父亲远远站着，不吭声，心里却得意。第二天，父亲查看瓜地，一脸失望，昨晚的瓜，多半废了。父亲说，有人来偷瓜了。一脸骄傲。有人说，抓住吗，谁，现在还偷瓜。父亲说，没抓住，夜黑，看不清。父亲找来白纸，写上字，一张一张贴在瓜上。晚上，父亲蹲在草屋里，不敢抽烟，他想，偷瓜人定会来。没多久，果然来了，父亲走出草屋，远远站着。偷瓜人弯着腰，不像昨夜，急着摘，不顾瓜熟瓜生。今夜，专找贴有白纸的瓜，省力多了，白纸上清楚写着“熟”字。没多久，就装满袋子。然后，背着离开。重了，显得吃力，一个踉跄，险些摔跤。父亲急在心里，想喊，喉咙内上来一口痰，咽住了。

一地瓜，被偷瓜人摘完了。每夜，父亲远远站着，看偷瓜人背着瓜离开，没抓住一回。父亲眼睁睁看人偷瓜，不抓，成了村民的笑柄。孩子也不解，说，你不是守瓜，指引人偷瓜呢。父亲说，她有难处，丈夫死于矿难，家有3个孩子。一个寡妇，迫不得已才偷瓜啊！

几年后，父亲病逝。那天，一个妇人，拉着3个孩子，一路跟着父亲出殡的队伍，哭了一路。

※ 父爱陷阱 ※

那年，他随父亲去狩猎，不慎掉进陷阱。突如其来的一阵黑暗，使他无法适应。他拼命挣扎，拼命呼喊父亲。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清楚，不久前，父亲出猎时，耳朵受了伤，一直没康复。他担心，他的努力仅仅是白费力气，因为，父亲根本听不到。

可是，他突然失踪，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父亲一路寻到陷阱旁。父亲把头探进陷阱看了看。他喜出望外，挥动双手，他大声喊着，爹，我在这儿！爹，我在这儿！也许是陷阱内的光线太暗，父亲看了一会儿，没发现他，就转身离开了。那一刻，他急得哭了。

他沿着井壁走了一周，没发现任何能攀援的地方，要想离开陷阱，凭他的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绝望地坐在地上，等待救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期待着父亲能早点找到这里，并能发现他。

井下昏暗潮湿，他能感受到坐在地上的裤子潮湿了。更糟糕的是，他感觉肚子前所未有的饥饿。父亲一时找不到他，可能回村里喊救兵了。他意识到，即使父亲能最快速度地赶回来，也需要两天时间，那么，他能坚持两天时间吗？而他唯一能做的，只有耐心地等待。

周边非常安静，他知道，夜幕开始降临了。忽然，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是井边的草丛。可能是危险动物向井边靠拢了，他无法想象，即使一只常见的獾子，跟他同时窝在一个狭窄的陷阱内，后果也难以接受。更何况，在森林里，危险的动物不计其数。

他再次提起警觉，掏出那把猎刀，做好了随时跟动物拼命的准备。幸运的是，声音只响了一会儿，又消失了，动物可能转个方向离开了。他松了一口气，再次坐到地上。

没多久，消沉使他沮丧，困意向他袭来。忽然，那声音再次响起，他立刻提高警惕。他意识到，在井内，比在任何地方都危险，他没有退路，他必



须时刻保持清醒。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他又松懈了。只有听到井口的声音，他才不至于放弃。

他甚至不再期待着父亲能来救援他，如果，父亲不来，或迟来，那么，他将永远被困在井内。对他来说，等待或许才是最危险的。他再次站起来，沿着井壁寻找出路。他发现，井壁其实都是些松软的泥土，他掏出身上的猎刀，在井壁上挖出阶梯，他挖一步，向上爬一步。他相信，只要他能坚持住，不久，就可以爬出陷阱。

他终于成功了，当他爬到井口时，黎明的霞光正照射过来，森林内透下斑斑银光。他几乎耗尽所有力气，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他环视一眼，便立刻一跃而起，好比踩上毒蛇了。

他发现了父亲！父亲竟然就站在一棵大树后面，静静地看着他，身边的草丛凌乱不堪。那一刻，他几乎气晕了，父亲竟然一直守在井口，看着他在井内垂死挣扎。他没想到父亲竟然如此绝情冷漠。

父亲满脸憔悴，看到他，显得非常兴奋，忙跑过来拥抱他。他一把将父亲推开了，他说，我没有你这个见死不救的父亲！父亲伸出的手僵住了，愣了愣，显得愧疚。说，对不起。他说，你知道，我在井里多么期盼着你来救我，而你，竟然就一直守在井口看着我痛苦。父亲说，我知道你掉入陷阱，但是，我也知道，凭你的能力，一定能顺利爬出陷阱。因为，井壁的泥质很松软，只要有把猎刀就能顺利爬出来，而你身上就有一把猎刀。整个晚上，我守在井口，一步不敢离开，因为随时会有动物靠近陷阱。幸运的是，昨晚上一一直没出现任何危险动物。为了提醒你，我不得不用脚踩踏草丛，制造声音……我知道，你习惯了等待救助，但是，更多情况下，你等不到援助，你必须学会自救！这便是我当初挖这口陷阱的初衷。

他的双眼浸湿了，他理解了父亲的苦心，扑进父亲怀里，他说，爹，对不起！父亲拥抱着他，却开心地笑了。那年，尽管他才13岁，却勇敢得像个老猎人。

※ 最后一位客人 ※

漫天飞雪，茫茫世界。

不过屋里却暖和，炉子的火烧得正旺。今天是大年三十，他们本打算早点儿关店门，却从早上顾客陆续不断，他们也一直忙到现在。半年前，他们在这里开了这家杂货店，专卖生活日用品，生意不错，每天忙忙碌碌的，赚头当然不少。

这一顿饭，女人准备得很丰盛，也很讲究。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能办到的东西，全齐了。第一次，他们在外边过年，也是两口子单独过年。

几天前，男人给家里写信，说过年不回家了，和女人在外面过了，省了来回的路费。出来一年了，男人没告诉家里自己开了杂货店，也没给家里汇钱。

女人说，把门关了吧，忙了一年，也该好好吃一顿饭。

男人说，再等等吧，还会有人来呢。其实，此刻男人心里，有那么一丝惆怅。往年，都是赶回家跟父母一起过年的。父亲年纪大了，长年有病，吃年夜饭时，却无比兴奋，跟他碰好几回杯。男人想，今晚，这样的场面就没了。

女人说，没人了，都什么时候了，谁不在家里吃团圆饭呀，再说，饭菜都做了那么长时间了，该凉了。女人看着满桌子的饭菜，有些激动。在老家，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哪里见过这么丰盛的饭菜啊。

男人还在迟疑，女人从里屋走出来，说，关了吧，不会有人了。她顺手拿起火钳，捅了捅炉子，微弱的炉火立刻又火星点点，屋内似乎更暖和了。

男人缓缓站起来，正准备关门时，看到远处白茫茫的世界里，有个人朝这边走来。那人一身黑色装束，手里提着篮子，走得很慢。男人又把手停住了，他说，又来了一个。



下雪的天，地上很滑，那人只能一小步一小步，移动缓慢。男人耐心地等起来，他不会放过一笔生意，虽然今天是大年三十。他说，做完这最后的一笔生意，就关门，等做明年的生意了。

女人又进去了，把酒盖子启开，倒满了两只杯子。白色的酒沫星子在杯子内冉冉升起，今晚，对女人来说，是兴奋和期待的。

越来越近了，那人越来越清晰了，走近了，男人才看出，原来是个跛子，即使走小步，仍很艰难。终于来到了店门口，身上落满一层洁白的雪。那人抬起头，摘下帽子，男人突然呆住了。

男人喊，爹！

爹抖抖帽子，雪花纷纷落下。

爹！男人准备接过爹的帽子，爹没给他，重新戴回头上。

您怎么来哩！女人在里屋听到声音，忙赶出来，喊。

多远的路。男人说。

爹站在屋里，缓缓移动身体，好像一位将军在检阅士兵，左右打量了一番，然后满意地点点头。爹说，还不错哩！

女人抢着说，爹，你咋无声无息就跑来哩？女人脸上兴奋的表情消失了。

爹说，你娘怕你们在外面受苦，听说现在很多工地老板没良心，昧着工人的钱……今天是大年三十，你娘说你们不回家过年了，一大早包了饺子，叫我给你们送来。一路上，怕是早凉了吧。爹把篮子递给女人，女人接去了，却不敢动。

男人说，爹，你从早上走到现在？

爹只顾自己说，你们过得好就好，我还得赶回去哩，你娘还等着我回去下饺子哩。爹准备出去，男人扑上去，顺势跪下了，男人喊，爹！歇斯底里。

爹忙扶起男人，说，你这是做啥？

男人抱住爹的大腿，说，爹，您留下，我对不住您。这一年，不知爹是怎么过来的，脚跛了，怕是没钱吃药，耽误了吧……

爹说，说傻子话哩，你们在外过的好，就是孝顺爹哩。

男人站起来，转身对傻站着的女人说，收拾一下，跟爹回去。

女人和男人都哭了，而爹却笑了。

外面，雪下得更紧了。

※ 喊 锣 ※

父亲提着夜壶刚走出院子，在门口碰上了三婆。三婆也斜一眼父亲手里那只古铜色的尿罐，说，可去踩路了？父亲手里的夜壶一抖，夜尿险些泼他一身。父亲说，啥？三婆见父亲一脸惊异，立刻收了嘴，捋捋稀少的前刘海，一溜烟走了。父亲去了菜地，回来时，心就放不下了。

吃罢早饭，父亲听到村上空悠扬的唢呐声儿。不久，又起了锣鼓声，跟着鞭炮也燃响了，声音排山倒海般，响彻宁静的村空，引起一阵狗吠。父亲刚掏出烟嘴儿，听声音，就把烟嘴收回去了。父亲将烟嘴往鞋底上一磕，心更沉了。

三德子的老爹病卧在床多年，昨晚两腿一蹬，断了气。村里有这规定，死了人，立马请喊锣的踩路：先去坟地查看，沿路有几道弯，几道岔口。出殡时，喊锣的一路领头，铜锣一响，队伍跟随锣声走。喊锣也不是轻松活儿，敲一声儿，喊一句，拐弯行岔喊两声，一声长，一声短，内容句句要关系着死去的人，还得让活着的人满意。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喊锣人，那面铜锣是从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父亲的声音浑重悠长，喊锣时，真如引着那魂魄儿走似的，让人毛骨悚然。村里谁家死了人，第一时间就得来请父亲踩路。可是，三德子没有。

父亲在心里寻思，莫非是三德子情急，忘了？父亲站在麦场垛子上往三德子家张望，三德子家乱哄哄的，院子内人进人出，戴孝的，哭丧的，乱作一团。吹班子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唢呐二胡锣鼓，奏得带劲。挂挂鞭炮，红辣椒似的，纸屑飞扬。父亲把脚一跺，狠狠地骂了一句：三德子哎？！

父亲跟三德子交情深。三德子三日两头来我家喝酒。每次来，父亲就叫母亲翻出家里最好的东西，两人对坐着，喝开。父亲去三德子家，三德子也叫他老婆翻出最好的东西，两人对坐着，喝开。

父亲把脚一跺，就直接跑去后山。父亲认得三德子老爹的坟地，父亲认

